

历尽坎坷见忠诚

——追记招远县第一批共产党员、革命烈士臧商彝

□孙为刚



臧商彝的干部登记表。



臧商彝曾经工作过的《大众报》。



臧商彝故居。

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位于大沽河北岸的招远县四区隋家村(今属夏甸镇)笼罩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氛围中。一辆灵车从大路上缓缓驶来,胶东区党委机关报胶东日报社的6名工作人员面带悲切,扶着灵车缓缓进村。灵柩里安睡着从这个村里走出去的招远县第一批共产党员,曾任招远特支组织委员、特支书记、胶东日报社编委委员、《胶东日报》编辑部副主编的臧商彝。当地政府和乡亲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的遗体被安放在村西的灵雀山上。

从教书先生到特支书记

臧商彝,又名尚一,曾用名臧商英,1907年出生于招远县四区隋家村一户富裕家庭。由于父亲长期在俄罗斯做工,有一份较为稳定的收入,臧商彝得以自幼读书,接受教育。1924年夏天,臧商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刚刚创办的招远中学,成为招远中学第一级的学生。

1925年,震惊国内外的五卅惨案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臧商彝和同学们也走上街头,投入到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之中。他带领同学们积极参加游行、演讲、募捐等活动,成为五卅运动的积极分子。这年秋天,臧商彝与同学李厚生、王德安等人发起成立“少年同志社”(后改名“乡村教育会”),订阅《向导》《孤军周报》等进步刊物,并委派他人到外地寻找共产党组织。

1926年春,因家中发生变故,家庭生活困难,臧商彝不得不中断学业,退学回家。退学后,为解决生计,他先后在招远四区的后路家村、莱阳的马连庄村等乡村小学教书。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接触了民主革命的思想。1927年春,受北伐革命的影响,臧商彝与同学李厚生等6人一起去济南求学谋职,但四处碰壁,无果而归,这使他更加认清了社会的黑暗,坚定了改变社会现状的决心。1930年春,臧商彝与县教育局科员王檐雨等人一起,筹划创办县立第五高等小学(简称“道头五小”)。道头五小是招远“南乡”(人们对招远南部的俗称)唯一的公立高小,因为离县城较远,人事、财务等受县府乡村干扰较小,校长王檐雨又是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一时间,臧商彝、李厚生、王德安等十几名教师都在此任教。道头五小成为全县进步教师的聚集地,也为招远县第一批共产党员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道头五小的进步动向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1933年7月上旬的一天,莱阳县党组织派党员王之凤(外号“大老黑”)来到道头五小,当晚发展李厚生、臧商彝、董瑞生为共产党员,并建立中共招远特别支部,李厚生任书记,臧商彝任组织委员,王德安任宣传委员。7月下旬的一天,“大老黑”再次来到道头五小,为臧商彝等四人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并召开特支会议,研究下一步工作。

担任特支组织委员后,臧商彝和特支成员一起,大力发展党员队伍。8月,臧商彝介绍在孙家汭村教学的王兰田等人入党,随后在王兰田所在村——二区西礁庄村成立了党支部。10月,臧商彝又在三区的吴家村发展了方在田、岭上村的李铭山入党。方、李二人回村后,又在各自的村发展了数名党员,并分别建立了党支部。1933年7月至1934年初,中共招远特支在全县9个区中的5个区发展党员80多人,建立支部17个,并在西部的掖县与招远的结合部发展党员20多人,建立支部9个。同时在临近莱阳西北部的乡村发展党员50多名,建立支部9个。至此,以招远为主,在东到栖霞、西至掖县、南到莱阳的方圆7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40多个村有了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被人们誉为“小苏区”。国民党政府官员则惊呼,这一带被赤化了。

1933年冬,受冒险主义的影响,党内有人提议借庆祝“十月革命”之机,发动暴力筹款、张贴标语等活动,大干一场。作为特支组织委员的臧商彝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分析利弊,制止了党员冲动过激的情绪,避免了党组织过早暴露带来的损失。

1934年2月,由于党内出了叛徒,军阀韩复榘派出捕共队到莱阳、招远各地抓捕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笼罩招远大地。上级党组织得知消息后,立即安排已经引起敌人注意的招远特支负责人转移到外地活动。臧商彝则利用老师的身份,继续在道头五小坚持工作,并担任招远特支书记。

臧商彝担任特支书记后,改变了前一时期的一些激进冒险的做法,告诫党员要善于隐蔽自己,更加稳重扎实开展工作。特支决定,一般不举行多人聚会,尽量实行单线联系。为了迷惑敌人,在地下党的接头地点——道

头村的一家药房举办娱乐活动时,臧商彝提醒大家参加活动时穿着要讲究一些。因此,当地群众中还传出了一句歇后语:“西庙(道头五小的地址)的先生——变样了(穿着讲究之意)。”《中共招远地方史》(第一卷)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特支领导有方,策略得当,这一时期,招远党组织在危难环境中得以保存和发展。”

中共招远特支自1933年7月建立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这段时间里,先后发展党员100余名,建立党支部30多个,全县9个区中有6个区有了党员活动,并发展到周边的掖县、黄县、栖霞等县边区。作为这一时期两度担任特支组织委员和任职时间最长的特支书记(1934年2月至1934年12月),臧商彝为这一时期招远党组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遭变故 无怨无悔

1936年3月,根据叛徒口供,军阀韩复榘派捕共队来招远抓捕共产党员,招远特支原领导成员董瑞生、马章誉等8人被捕。尽管臧商彝此时已转移至蓬莱一所教会学校任教,也未能幸免。几天后,臧商彝等7人(其中一人在招远监狱中牺牲)被押往济南审讯。

公堂之上,特支原宣传委员董瑞生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不抗日、打内战、祸国殃民的罪行,不久即英勇就义。在敌人的监狱里,臧商彝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自己的身份尚未暴露,便决定先与敌人周旋。一方面,他利用自己在教会学校当老师的身份,与教会和校方取得联系,请他们出面保释。另一方面,他机智灵活地与敌人开展斗争。敌人审讯时,他编造假人名、假组织名,蒙蔽敌人,与敌周旋。因查无实据,加上教会学校的牧师出面保释,1936年底,臧商彝被释放出狱。

此时,臧商彝被捕已近1年,家中也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原来攒下的一些旧版货币已经作废,加上入狱近一年没有收入,家中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又赶上兄弟分家,臧商彝念及亲情,承担了大部分债务,家中经济状况十分困难。早年的包办婚姻,导致夫妻多年感情不和,经济上的雪上加霜加速了这段婚姻的终结。尽管遭遇了被捕入狱、债台高筑、夫妻分离等重大变故,臧商彝没有消极退缩,依然坚守初心,继续投身艰险的革命斗争。

1938年8月,经中共招远县委书记刘儒英介绍,臧商彝到胶东特委第二期党训班学习。1个月,学习尚未结束,胶东特委又派他回到招远,任县委宣传部部长兼县委书记。1939年1月,党组织又交给他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派他到国民党游击队十八旅张金铭部做地下工作,并担任该部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面对这个艰巨任务,臧商彝二话没说,立即赴任。1940年7月,张金铭安排他起草《告掖县同胞书》作为下属,臧商彝奉命而行。因为这个《告掖县同胞书》里有与我党主张不符的内容,臧商彝受到开除出党籍的处分。

对于一位已有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臧商彝深知,党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他虽然想不通,可是面对组织的决定,他没有强调客观原因,没有解释自己的难处,而是默默接受了组织处分。

开除党籍之后,组织上先后安排他到西海地委机关报《西海导报》、西海专署教育科工作。无论做什么工作、任什么职务,臧商彝都无怨无悔、扎实工作,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3年后的1943年10月,根据臧商彝的表现,西海地委批准他重新入党。接到党组织通知的那一刻,臧商彝热泪盈眶,不能自己……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1946年4月,因为臧商彝有在《西海导报》工作的经历,组织上调他到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社工作,先后担任《大众报》时事编辑组长、编辑部副主编、编委会委员等职。

熟悉报社工作流程的人都知道,时事编辑需要长年值夜班,这对于一个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人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但对于一个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共产党员来说,他早已将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

臧商彝刚进报社时,正赶上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各条战线捷报频传,报纸一版的重要消息主要是来自新华社的电讯稿。时事报道工作量大,上级要求高,臧商彝带领时事编辑组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地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时事报道的内容来自新华社,但是如何在报纸版面

上体现出来,就要看时事编辑的水平和能力了。在工作中,遇到重大新闻,臧商彝经常亲自设计版面,力求好中选优。重大新闻、重要版面,他要求大家设计几套方案,并请总编辑亲自把关审定,争取最好的宣传效果。

1947年4月,国民党开始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胶东区党委指示,为了在困难条件下能继续坚持办报,要事先做好准备、选好地点,一旦东海地区无法出报,就改由西海地区出报。因为臧商彝曾经在西海地区工作过,上级领导就命他带人去西海地区踩点选址,做好不时之需。当时,西海地区离敌前沿较近,危险重重,而选择的地点又要隐蔽安全,任务十分艰巨。接受任务后,臧商彝立即赶往西海地区,在当地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克服许多困难,很快在大泽山区某处准备好了隐蔽的出报场所,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8年8月,《大众报》创刊10周年,胶东区党委给报社送来两个大字的贺词:“团结”。作为报社编委会成员,臧商彝为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在领导班子会上,他打破情面,数次大胆发言,对领导班子中影响团结的言行提出大胆批评,为领导班子的团结作出了贡献。

1988年4月,臧商彝的老同事、老战友林毅写下一篇回忆文章——《缅怀老战友臧商彝同志》,文中写道:“商彝同志常年患有高血压,经常面部潮红。当时的工作又处于极其紧张的环境,他常为我军的大捷而高度兴奋,也为国民党军队的滔天罪行而激动愤慨。当时他又是编委会委员,有时争论起问题来也相当激动,这对他的高血压病是很不利的。1949年4月20日,他在参加一次时间较长的编委会后,刚回到家中就突然病倒了,急救无效,竟然与世长辞,脑溢血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报社(此时,《大众版》已更名为《胶东日报》)全体同志为商彝同志举行了沉痛的追悼会,痛惜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友。胶东行政公署批认为他烈士,报社派人护灵到他的家乡——招远县隋家店(村),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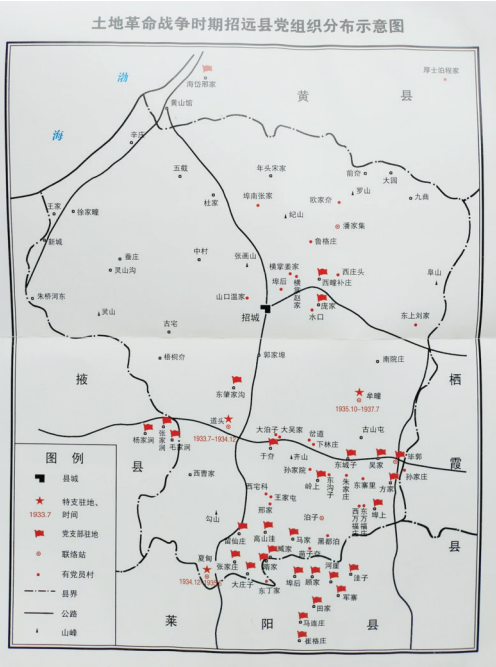
英年早逝的臧商彝没有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这让他的同事们扼腕叹息。而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到惋惜的是,他的一生竟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和遗物,问及烈士亲属,他们的回答解开了我们心中的疑问:那些年,敌人动不动就抄家,还能留下什么?!

臧商彝没有留下遗照和遗物,今天的人们无从知晓他的体态容貌,但他历尽坎坷、忠贞不渝的革命激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质,将永远记在党的史册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目中。

(感谢大众报业集团年德鸿、招远一中校史馆臧秀伟为本文提供部分资料和图片)

参考文献资料:

《中共招远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烟台报业志》科学普及出版社(1993年)
《战火中的胶东报坛》烟台日报社(1988年)
《金城烽火》中共招远县党史资料征委会(1990年)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招远县党组织分布示意图。

街巷里的声韵

古文明的传承

□哈本厚

更夫巡夜

古代,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民间,夜间没有计时手段与报时方法,由此,一个职业应运而生——打更与更夫。此外,这还是一种巡夜方法,防火防盗与报警。更夫除忠于职守外,起码也会三拳二脚,武艺高强者更受青睐,能应付一些突发事件。这是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物。

入夜,梆子(或锣声)敲响后,便会听到有节奏的喊声: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更声为一快一慢,连响三次,这告诉人们,已进入一更天,即戌时。二更为亥时:关门关窗,防偷防盗,更声连响多次;三更为子时:平安无事,更声为一慢两快;四更为丑时,天寒地冻,更声为一慢三快;五更为寅时,早睡早起,保重身体,更声为一慢四快。一夜为五更,一更两小时。从晚上七时起,至隔日清晨五时。更夫对时间的依据为燃香,这是一种特制的定时香,误差不超过一百秒。漫漫长夜中,人们都伴着更夫的梆梆声与呐喊声度过。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各类计时工具相继诞生,打更这种职业已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古老的文明依然在传承与发展。

发卖草纸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烟台市区的街巷中常常有一种特殊的叫卖声,我和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都特别喜欢,只要听到这种声音,大家都会从家中不约而同地跑出来。

发出这种叫卖声的是一位身穿粗布衫、头戴旧草帽的中年男子。他个子不高,挑着一副担子,前后两只箩筐里放满草纸,入巷后便望着众人喊道:发卖草纸……最有趣的是,当他喊至“纸”字时,黝黑的腮帮子一瘪,嘴唇卷成筒状,与红鼻尖紧贴,旁若无人地面朝天拖腔拉调,把最后一个“纸”字音拉得好长。冬季时,他的嘴里会喷吐出白色的蒸汽,忽浓忽淡、颤颤抖抖,逗得孩子们前跌后仰,捧腹大笑,随后也加入其中,依次排成一行装模作样。男子叫卖一声,孩童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吆喝起来。

叫卖声引来一批小脚大妈,妈妈也在其中。说来日子过得也不宽裕,哥哥姐姐用完的练习本也无他用,完全可以成为草纸的代用品,但妈妈却绝对禁止字纸入厕,宁可嘴裡吐擲,也要省几个钱买草纸。妈妈说,用写字的纸,是对祖宗不敬,对孔圣不尊。她此生总是固执地坚守着这一信念,如今回想起来,真不愧是一位尊崇文化的伟大母亲!

这家的草纸的确便宜,一角钱一大摞,是家庭手工作坊生产,全家人都是生产员。民间的造纸方法很原始。走进街巷里任何一家造纸作坊都能看到院内堆放的如山成岭的杂物:树根、树皮、乱麻、布条……把这些杂物放进大缸内,加上火碱等物,拌匀、发酵、加工,历经一个繁杂的过程,即成纸浆。而后,老婆孩子齐上阵,每人提一桶桶纸浆,拿一把刷子,趁天干物燥之时,在街巷里找一处向阳的墙壁,把纸浆一方一方地刷在墙上。早晨刷上,傍晚干了揭下,一张草纸就制成了。晚上灯下一摞摞捆好,第二天挑上担子即可沿街叫卖。

早年间,这样的家庭作坊不少,墙上刷浆晒纸的情景处处可见,成为一道风景。

快请灶码

“灶码,灶码,快请灶码,一角请俩!”

腊月里,街巷内只要传出这样的喊声,就会立即点燃家家户户的年味。

“腊月二十三,灶王老爷上西天,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妈妈迫不及待把一角钱递给我:“快,请两张灶码回来。”

灶码有三大用途,妈妈每年都买两张:一张用来更新,贴至灶前,另一张当日历留存。

妈妈拿到灶码的第一件事是看来年几龙治水,这是最古老的预见旱涝的方法。之后她便会念叨:龙多旱,人多乱,媳妇多了婆做饭。

灶码的下方印有一年历,还标有二十四节气,这是农耕文明中生活耕作的依据。例如农谚里播种小麦为“白露早,寒露迟,秋分最当时,立冬四十五,出芽不出土”。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天晚上,妈妈将锅盖上摆满丰富的供品,供品前摆放着烛台与香炉。待腊烛与香点燃之后,妈妈让我跪在灶台前的铺垫上,她请下旧灶码,贴上新灶码,待我磕头之时,擦火点燃旧灶码,双眼微闭,口中念念有词。

灶王爷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饮食之神,全名是东厨司命九灵元王定福神君,俗称灶神。自人类脱离茹毛饮血、发明火食之后,灶就逐渐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祭灶也因此成为民间活动的重要内容。

灶王爷的原型有多种说法。有史料记载,“黄帝作灶,死为灶神”;另有史料记载,“炎帝作火,而死为灶”。总之,炎黄二帝用火、作灶,皆为灶王爷的原型。

我童年时请回家中的灶码,画面皆为三人:灶王爷居中,左丁香右海棠。烟台吕剧团曾在丹桂戏园演出吕剧《灶王爷》,我刻骨铭心:人物出场前,众人在幕后高唱:“灶王爷,休丁香,休了丁香娶海棠,日子从此不风光……”

此剧取材于负情浪子张单的版本:张单娶丁香为妻,丁香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本来就富足的日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恰在此时,张单厌倦了这一切,休掉丁香娶了海棠。海棠本是富家女,进门之后挥霍无度,致家境衰败,进而逃之夭夭。张单急火攻心,双目失明,沦为乞丐,讨饭讨至丁香门下。丁香让张单进屋坐下,动手做饭。“饭未熟,已飘香,熟悉的味道像丁香。”一根头发粘牙帮,头发足有三尺长,三尺头发像丁香。”一桌饭菜尚未吃完,碗碗碟碟都有丁香味。丁香忍不住脱口而出:“我就是丁香。”张单羞愧难当,一头撞死在灶台上。他的魂魄升天后,玉帝见其有悔改之心,就封他为灶神回到人间,洞察人间冷暖,每年腊月二十三返回天庭向玉帝汇报,腊月三十重返人间。

年年岁岁,祭奠灶神已成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论其原型如何,都有其积极成分。灶神屹立灶台,督察着人们的饮食与起居,令人间生活更加自律与幸福美满。

于泉城散文手稿被中国煤炭博物馆收藏

本报讯(通讯员 刘华顺)日前,山东能源龙口矿业集团退休职工于泉城收到了中国煤炭博物馆颁发的收藏证书,其散文代表作《关于电话的记忆》手稿被该馆收藏。

于泉城退休前是山东能源龙口矿业集团志办公室主任、首席编修,《龙矿集团志(1991—2016)》副主编,是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工业文献委员会和中国煤炭学会史志工作委员会个人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第六届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和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2019年,于泉城的散文《关于电话的记忆》入选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联合开展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大型征文征集活动,在4万多篇来稿中择优发表于2019年9月23日的《光明日报》(第71篇),并被“人民网”“光明网”“学习强国”“中国文艺网”“中国作家网”“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和《中国改革报》等中央主要媒体转载。

今年五月,应中国煤炭博物馆征集之约,于泉城向该馆捐赠了散文作品《关于电话的记忆》手稿。